

## 热点话题

## 媒体评说

新华网:  
城市垃圾箱何以“伤亡惨重”

大连市今年新增的部分新式果皮箱和垃圾桶丢失、损坏现象严重。5月至今,城区有约150只垃圾箱、100只新式果皮箱丢失或损坏。城市街头的垃圾箱看似不起眼,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不可或缺或缺的公共设施。城市街头的垃圾箱“伤亡惨重”,既折射出不法分子公共道德水准低下,也拷问着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。这样的“价值判断”,即便放之于更广阔的公共管理领域,恐怕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,值得各地的城市管理者仔细琢磨、举一反三。

长江日报:  
谁都不应阻止探求真相的努力

正当舆论众口一词谴责虐童行为之时,央视新闻调查记者王志安日前在微博上透露采访信息,“纠正”了几个引发网友愤怒的“虐童”细节。例如,“揪着耳朵提起来的孩子,放下来之后,笑了”,“倒在垃圾桶里的孩子,不是被‘扔的’,而是被‘放进去的’”。他表示不能单看照片,希望大家能通过一些“细节”抵达真相。不料,此举遭到大批网友炮轰,为平息争议,王志安不得不删除微博内容。新闻媒体之于社会的最重要功能,就是提供真相,让人们由此作出判断。原则上,强权的高压和多数人的情绪,都不能让新闻媒体畏于对真相的揭示。

北京晚报:  
街道改名不能把家改没了

河北承德的18条街路、5座桥要一口气改名字。10月29日的中新社报道称,很多当地民众觉得不适应,有种找不到家的感觉。岁数大的市民认定,“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街道,政府无论改成什么名字,我们改不了。”而年轻的80后们则感觉在自己的城市,有种被自己搞丢的感觉。按理说,改名,哪怕只改动一个字,也应该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之后再审慎而行,最好开个听证会。即便是“听而不证”的会,至少也算是吹吹风,提前给大家一个适应过程,不至于让人措手不及。

西安日报:  
大学应少办些超级富豪班

近日,一则“中山大学将开设后EMBA超级富豪班,要求有50亿以上身家”的新闻引发热议。有人认为这是“与时俱进”、“很正常”,但也有不少人借此批驳当下大学热衷于“富翁教育”。公众之所以对大学开办“富翁班”十分敏感,这是因为大家认为,大学,尤其是国家重点大学,应该专心于精英人才的培养、高深的学术研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样的正业上,而不应该趋之若鹜于与大学正业无关,甚至还会危害大学精神的开办这班那班上。当然,如果大学真的想办好商业班,也未尝完全不可,但需要拿出自己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来。

西安晚报:  
乐见官员理直气壮公开财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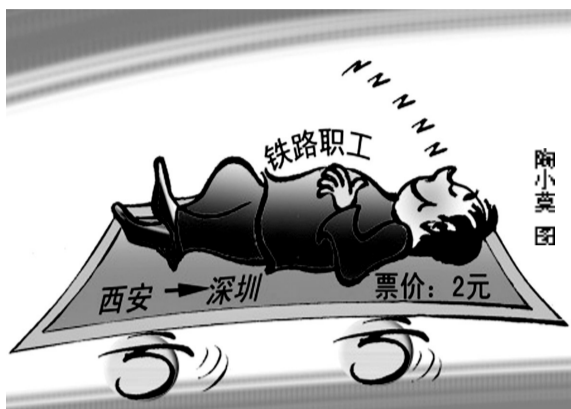
心底无私天地宽。无论财产公开的大环境如何,像张天成这样的官员,收入不高,来源清白,而且本身有现代意识,认可并愿意进行财产公开的个体试点,在他们身上应该最容易实现财产公开的突破。换句话说,即使没有大的制度突破,但就具体而言,应该会有一个又一个张天成式的官员挺身而出,竞相公开,万涓成水,形成强烈氛围,倒逼财产公开的制度突破。可事实却是,有意公开财产的官员不少,最终公开财产的官员不多。财产公开是好事,做这样的好事,竟然也要忐忑不安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## 铁路“公益亏损”包含“2元车票”吗

□毛建国(江苏)

“靠山吃山”又添新版本。从西安坐火车到深圳,行程2154公里,车票只要2元钱?10月30日中午,微博网友晒出一张火车票,惹众网友惊叹“好福利”。记者调查得知,2元“火车票”实为“乘车证签证”,为铁路内部职工乘火车专用票,票面的确为2元。

(11月1日《羊城晚报》)



陶小莫图

不用说,这是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新的演绎。说起来这都不能算是问题。就好像我们只要有一个单位,不少人不也是要多多少少沾一点单位的光吗?身在媒体,最起码看本报不用花钱;身为白领,最起码有免费网上。即使一些单位管理得比较严格,但谁敢说,一点光都沾不到?总得在单位充一下手机吧,单位配备的电脑总会做几件“与工作无关”的事吧?有人感慨,现在有个怪现象:嘴上都痛恨腐败,转过身

赶紧送礼。原因在于,大家痛恨的不是社会不公,而是为什么那个不公的人会是自己。同样,很多人愤慨“2元车票”,更多是因为自己买不到票、买不到便宜票。

“2元车票”的最大问题其实在于两点:一是不透明。比如我们身在媒体,能够看到免费报纸,这是人所皆知,公开透明的,没有任何隐私可言。可谁能想到,身在铁路系统竟然有“2元车票”?铁路是国有的,这么做肯定不妥。二

## 马上评论

## “复婚为夫捐肝”的故事温润心田

32岁的苏丹,39岁的田新丙,这对相伴10年的夫妻今年6月离婚。但两个月后,田新丙查出肝硬化中晚期,并伴有新生小肝癌。为了挽救前夫的生命,苏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田新丙复婚、捐肝。前天,他们刚做完了捐肝手术。苏丹说:“我要不去做,心里会不踏实的。”

(新闻见今日本报A04、A05版)

前妻坚持复婚为前夫捐肝,实为罕见。苏丹用行动告诉世人,在病魔面前,人性的抉择会焕发怎样动人的色彩。

于茫茫人海中,找到爱心人士肝源不容易,而前妻坚持复婚为前夫捐肝,恐怕更为罕见。虽然他们当初的离婚多少有些冲动的成分,但现实中不乏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案例,在离婚状态下,丈夫遭逢重病,无疑会让本已破裂的感情更为飘摇。但苏丹还是用行动告诉世人,在病魔面前,人性的抉择会焕发怎

样动人的色彩。

苏丹如果不选择挺身而出,从情理上也能理解。捐肝并非没有风险,他们就曾亲眼目睹身边一个大哥因同样的手术而出现感染离世。但内心深受震撼的同时,苏丹没有退缩,背着前夫自己去体检,发现符合捐肝条件力主复婚,面临伦理审查时痛哭请求……还有什么能比这不掺杂质的爱和付出更感人肺腑呢?

抛开所有的世俗利益考量,面对一个濒危的生命,本能的选择自然是伸出援手。但置身家庭和社会之中,人们的太多抉择都会不可避免地染上尘埃。就在前两天,媒体报道了一对夫妻因为感情纠葛,而没有为患白血病的儿子捐骨髓,最终孩子带着遗憾离开人世。孩子死后,这对夫妻仍然在网上相互攻讦,令人非常心寒。

显然,因利益、胆怯等各种因素羁绊,很多人会在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退缩。退缩当然

是不厚道。对于许多人来说,能指点单位油,真的微不足道。在单位充下电,看份报纸,不但是为了工作,而且也花不了几个“五毛”。可查询了一下“去哪儿网”,西安到深圳的K448次列车,也就是“2元车票”所对应的车次,硬座为242元。有统计称,全国铁路职工总数有400万人;根据《中国青年报》2000年11月17日的报道,全国铁路系统进行大改革,全国铁路职工总人数由320万人一下子缩减到248万多人。姑且以300万人计算,平均一个职工一年享受1000元内部票价的话,那一年就是30个亿。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负担。

此前,有媒体报道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,去年铁路公益运输线路亏损700亿元。据称,目前铁道部正和财政部碰头协商,研究如何界定铁路运输服务和项目的公益性和商业性,以及如何对公益性服务和项目进行补贴。一边伸手向国家要钱,一边内部管理不善,这恐怕也是特色了。如果说铁路效益特别好,不但不向国家要钱,而且向国家缴纳大量红利,那么“靠山吃山”,发点内部福利就算了。可现在却在大喊公益亏损,并且伸手向国家要钱。这时,“2元车票”当然显得特别刺眼,这就是一种“不厚道”。

## 公共政策不能总爱“棒打鸳鸯”

近期贵阳市云岩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人头攒动,“扎堆离婚的人太多了”。排队的人中,下有刚结婚两三个月的青年夫妇,上有坐在轮椅上的八九十岁老人。据说,根据此前关于宅基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工作的相关方案,他们离婚后可以在将来拆迁时分到更多房子。

(10月31日《贵阳晚报》)

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特别讲究和睦,所谓“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。但在贵阳市云岩区,离婚却成为“全家总动员”,日均120余对夫妇离婚,甚至还有为了早离婚而请办事人员吃饭的“传奇”。假离婚,不过是为了真得利。据说当地按照“一户一宅”进行确权,每户住宅确权的控制标准为不超过用地面积130平方米、建筑面积240平方米。面对可能超规的房屋,离婚式保全成了最佳也是最后的选择。

假离婚当然是有风险的,法律或者道德上

的,一旦弄假成真,很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就像作弊是有风险的一样,万一被监考或巡考发现,罚单不小——但问题是,不能因为作弊被抓的后果严重,就放松对考场的监管。同样,不能因为假离婚存在“崩盘”的风险,就放任对制度漏洞与短板的修弥。退一步说,如果假离婚成风,即便是群体癌症,公共政策也当反思:“离婚工具化”是民众之错吗?市场经济下,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利润最大化,如果合理合法的离婚能增益私利,道德批判是矫情的,该反思的是“逼人离婚”或“诱人离婚”的政策。

孙如金

## 大学生“啃老”警醒谁

据《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》显示,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中,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,10多万人选择“啃老”;即使工作一年的人,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%。2012年,全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,毕业人数再创新高,大学生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就业压力。

(11月1日《北京日报》)

值得批判,但是,挺身而出,仍会遭到动机的审查。以至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看着苏丹夫妻的资料都会琢磨,是夫妻有钱,背后存在金钱交易,还是别的原因,让这个离婚了的女人坚持复婚捐肝?

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,才更能体味出一个女人作出如此选择的动人之处。顺本性而为,更弥足珍贵。这个打动人心的故事,主人公所为,说穿了可能只是淡淡的一句:“我要不去做,心里会不踏实的。”但在这份扰嘈杂的社会,有多少人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,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,让善念成为指引自己的明灯呢?

让我们祝福这对勇敢而幸福的夫妻破镜重演、健康安乐。他们的恩爱携手,战胜的不仅是病魔,还有这时代人性所陷入的冷漠和彷徨。也希望,这个大时代小人物的感人故事,温润我们的心田。

新京报



啃老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,同时也与青年人自身的价值取向、道德修养、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以及世俗风气等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而孩子“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”的性格依附心理,更是使得孩子从精神上无法“断奶”、经济上难以独立。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中,父母对子女生理性指标的关注要远超过对其人格是否成熟、心理是否健康等精神性指标的关注,不注重孩子的独立性、自我奋斗以及家庭责任感的培养。而在学校教育中,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,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钩,也在客观上为啃老现象的产生创造了现实土壤。必须指出,不管是何种原因使青年成为啃老族的一员,其直接后果是“长大不成人”,对于青年自身、家庭、社会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
面对“毕业即失业”的求职军团,面对“什么东西贵就干什么”的劝告,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,大学生究竟怎么了?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选择?高校怎样培养人格健全、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?高校专业设置怎样与社会需求相结合?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,而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培养人,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。其实,与发达国家相比,我们的大学生比例并不多,每年高校的毛入学率才20%左右,远低于发达国家。由此不难看出,破解大学生就业压力,必须重新审视教育功能,规范教育的发展方向。

郭立场